

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

这里是阴山：“胡马”为何如此想“度阴山”？

●北辰

阴山是个“香饽饽”。它东西绵延1200多公里，横亘在华夏大地的正北方，现主要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

作为家园，阴山在很久以前，就将头顶的蓝天白云、怀中的森林草原、背后的石砾荒漠，刻进了北方游牧民族的骨血。

而对这个家园的争夺，自遥远的秦汉开始就从未停歇。

匈奴人的渴盼：跨过阴山 很多人知晓阴山，是因为“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一诗。

“胡马”为何如此想“度阴山”？却又为何不能教他们“度阴山”呢？

先看阴山山脉的地理位置。它是我国半干旱区与干旱区的分界线，虽然南北两侧降水量都不多，但是南侧年降水量较北侧多出25毫米；它也是我国季风区与非季风区的分界线，南北两侧气候大不相同。

而在阴山北侧，大风狂啸，不见森林，在稀少的河流上空时常浮动着一团“怒气冲冲”的沙尘。

匈奴人正是长期在阴山地区繁衍生息的北方游牧民族，如果能占有阴山之南，意味着有了躲避自然灾害的场所和无尽的生活物料，也就有了生存和兴旺的盼头。

于是，自春秋战国时期至汉代，以农耕为生的中原人与强悍的匈奴人之间，没了阴山作屏障，中原门户大开，若外族来犯，则可直逼腹地，国将亡矣。

关于匈奴到底是怎么出现的，史料没有明确记载。他们之所以进入中原人的视野，是因为踏入阴山以南，为生存而战。

公元前367年左右，匈奴人在幽州（今河北北部）、朔方（今内蒙古河套地区）一带蓄积力量，活跃在阴山河套等广阔的北方地区，且一度以阴山地区为政治中心。

为了获取资源，匈奴人盯住了河套以南的河南地。几十年过去了，匈奴在优越的自然环境中越来越壮大，而此时北与匈奴相接的，正是战国时期的秦、赵、燕三国。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虽无内患，却有外忧，北方匈奴仍对中原沃土“虎视眈眈”。于是，秦始皇命蒙恬率30万大军北击匈奴，一举收复河南，设立九郡，并在河南以北修筑长城，以防匈奴再犯。

秦始皇死后，蒙恬被胡亥赐死，不久秦二世亡。此时，盛极一时的匈奴人在冒顿单于的带领下，径直南下，重夺河南，并将单于庭设在阴山地区，视河南为阴山的南麓屏障。

比漠北湿润太多的阴山南麓不仅为匈奴人提供了避风港，还有大片的牧草和森林。在这个农牧交错地带，匈奴人既有充沛的食粮，又有足够的木材制作车马、穹庐、弓矢等生活、贸易与征战的必需品，有的匈奴人还制作了木质棺槨。

同时，由于阴山地区有丰富的金属矿资源，匈奴人还发展出了独立的冶铁业、铸铜业、金银器制造等手工业。这样一来，本就盘踞在辽阔北方地区的匈奴人，又借阴山得天独厚

的自然优势发展农牧业、手工业等，且其畜群规模宏大。

宏大到什么程度呢？他们并不以“头”“只”“匹”来计量牲畜，而是用“山”“谷”“马畜弥山”等来表示牲畜数量。

因为牲畜实在太多，一头一头算是完全不现实的。

古代征战，马匹居要；匈奴帝国，可谓之盛。

这时，刘邦建立“西汉”，开始直面北方强敌。他曾亲自率兵北击匈奴，却无奈被困整整七天。打是打不过的，但是放弃的话，匈奴人迟早要从侵扰边境发展到直取长安。

所以刘邦以和亲的方式，暂时稳住了匈奴人的铁蹄。

不过，万物皆有兴衰。占有广袤中原地区的西汉经过数十年的休养生息，加之在与匈奴人数次交手中积累的经验，已经容不得匈奴人继续在北方。汉武帝时，长城再次向北推进。

同时，大将卫青与霍去病先后收复河南、夺取河西走廊，后来又击溃单于，追歼左贤王7万余人。匈奴人在与汉军长期的交战中，本就走了下坡路，经此一役，只能北上逃往漠北草原，再无能力南下。

更难的是，他们陷入了北方诸多游牧民族的“包围圈”。

西汉的心头之患已解，匈奴人正式走向灭亡。离开了阴山南麓，匈奴人面对的是几乎没有缓冲期的旱灾和雪灾，从此再无森林以作车马，亦无成群的飞禽走兽以供围猎。

曾经的富足和美好，统统留在山的那边了。他们心里有怨：“匈奴右贤王怨汉夺之河南地而筑朔方，数寇边，及入河南，侵扰朔方，杀戮吏民甚重。”（《汉书·匈奴传上》）

他们走的时候，“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他们只能含着泪，扭头走进漫天的风沙。

匈奴人再也没有回来过，直至消亡。

无数文明的交汇点 匈奴人走了，可是阴山得天独厚的地理资源仍在。中原大地的北方，又迎来了鲜卑。

魏晋南北朝时期，鲜卑人主中原，建立北魏。看着眼前的沃野，北魏人民不禁写下了“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的民歌。

此时，北魏的北方是另一个少数民族——柔然。和以前漠北的其他民族一样，为了生存，柔然也看上了南方丰饶的土地。

想要得到它，就必须和北魏一战。而北魏也想灭柔然，除掉北方的隐患，并给了柔然一个有点萌的蔑称：蠕蠕。因双方各有所图，于是征战不断。同时，北魏也像秦汉一样，修筑了防御工事。

“八年春，筑长城，距五原二千余里，置守卒，以备蠕蠕。”

不过，北方游牧民族林立，柔然最终于公元555年被阿尔泰山南麓蠕蠕的突厥所灭，其存在与南北朝相伴始终。

在后来的历朝历代，阴山地区的少数民族虽然来来回回，但他们仍旧无一例外地渴盼着阴山以南的沃土。

隋唐时期，突厥与中原时战时和，后被回纥所灭；至辽，阴山地区是契丹人广阔疆土的一隅；女真灭辽后，与西夏党项人共掘阴山；后来，在更偏北的地方兴起了更为强大的民族——蒙古，一举横扫欧亚大陆，建立元朝；朱元璋灭元后建立了明朝，而阴山地区先是作为北方边界与鞑靼相邻，后又失于北方少数民族之手；再后来，女真又起，定族名为“满洲”，降服漠南蒙古后建立清朝，阴山地区也被包含在其疆域之中。

几千年的历史中，阴山看着身边来来回回，兴起又沉寂的匈奴、鲜卑、乌桓、柔然、高车、铁弗、突厥、薛延陀、回鹘（即回纥）、契丹、女真、党项、蒙古等少数民族，也时常守护着居于中原的汉族。

有战争，就有交融，其中便包括贸易需求。以阴山为界，在北方的牧区与南方的农耕区之间，常常有着商贸往来。

由于山南和山北两种不同类型的生产方式，人们对差异化产品的需求便需要在相互贸易中满足。

包头曾出土过春秋战国时期赵国铲形青铜货币的石制布范，刻有“安阳”二字，说明当时的阴山地区已有较为活跃的货物交易。

不仅如此，阴山还成为国际贸易通道的必经之处。隋唐时期，属于阴山山脉的大青山成为突厥牧畜产品与中原农产品的交易地点，并且形成了一定规模。可是，人们如何越过阴山进行南北交易呢？

“白道”为他们提供了便利。它之所以被称为“白道”，是因为“至山上，当路千余步，地土白色如石灰，遥自百里即见之，即是阴山路也”。

清代时，称此道为“阴山大道”或“归化大道”，其自归化城（山南）北行，沿河床入坝口，蜿蜒西北行，上蜈蚣坝，经关帝庙西下1公里而又北行，再经马家店、中店子、后店子、水泉村、什尔登口到武川（山北），通向大草原。

除了连接阴山南北，白道还是草原丝绸之路的南北连接线，后来在此处出土了包括萨珊波斯、拜占庭帝国金币在内的西方货币。

辽代时，白道附近甚至成为财富集中地。在辽金城址中，出土了大量铜钱，可以推断辽金王朝与中原进行着较为密切的经济往来，并可能同时有着因战争胜利带来的赔款。

至蒙古帝国时期，整个欧亚大陆连成一片，草原丝绸之路作为“内部道路”，分外通畅。其中，阴山地区的阴山道起着连接南北的关键作用，是整条草原丝绸之路的枢纽之一。

清代时，随着生产力的提升与人们商品贸易需求的扩大，阴山以南地区由朝廷设立了“通事行”，专事商业活动，“大盛魁”就是当时归化城最大的“通事行”。

而“通事行”从归化城起，当时开辟的“四大商路”皆从阴山大道经过，它们分别是：西路古城子（新疆奇台县）、前营路、后营路和北路。

清初，准格尔赴内地进行商贸活动与进京纳贡时，便走北路（也称“绥蒙商道”）。

所以，阴山地区不仅是“兵家必争之地”，还有关键的经济作用。

在内蒙古乌拉特中旗、乌拉特后旗、磴口县等旗县境内，均可于阴山岩石上看到内容各异的岩画。两千年前，有一位地理学家或许和我们看着同一幅岩画，他就是北魏的郦道元。他在《水经注》中写道：“河水又东北历石崖山西，去北地五百里，山石之上，自然有文，尽若虎马之状，粲然成著，类似图焉，故亦谓之画石山也。”

这也为后世的考古留下了线索。阴山岩画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已发现的岩画中分布最为广泛、内容最为多样、艺术最为精湛的岩画，目前已发现上万幅，年代跨越了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战国时期、秦汉时期、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西夏时期、蒙元时期、明清时期等足足10个阶段。

其中有匈奴、敕勒、柔然、鲜卑、蒙古等游牧民族生产、生活状态的记录，并多见打猎的场景。画中的动物有着强烈的动态感，形态各异，而人往往在构图中占据领导地位。

有的岩画中还绘有茂密的森林，可见曾经的阴山南麓气候较为湿润，并且是居民们埋在心中深深的乡愁。

把生活作画成画，也就把阴山当作精神家园。

曾经的阴山大道，现在演化为了内蒙古自治区104省道，连通着阴山南北，多少汽车像曾经的马车一样伴着沙石经过。

曾经的河南地，现在仍旧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大家像以前那样享受着河套平原的滋养，只是在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的复杂作用下，有了些许变化；

曾经的漠北草原，还是那个漠北草原，但是曾经默默无闻的稀土矿，成为当下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电子信息等领域的重要金属资源，其储量占全世界的36%。

曾经的阴山，今天仍在。它不再是那个常年处于杀伐征战中心的军事要塞了，也不再见证南来的谷物布匹与北往的牲畜皮革。

它只是矗立在那儿，作为一条重要的地理分界线矗立在那儿，看着昨天战马飞驰，今天火车轰鸣。

“秦时明月汉时关”今仍在，不过曾经那个“万里长征人未还”的边塞，现在早就住满了安居乐业、努力生活和踏实奋斗的人们。

他们将阴山脚下，留下新的故事。

参考文献：1.王绍东：论阴山对匈奴族生存与发展的价值[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8,39(01):61-65.

2.李春梅：匈奴族早期历史与阴山河套的关系[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5,36(04):55-59.

3.高辉：论古代阴山地区民族关系的特点[J].地方文化研究,2019(05):62-70.

4.杜晓勤：“草原丝绸之路”兴盛的历史过程考述[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7,38(12):1-7.

5.武成：阴山大道与草原丝绸之路[A].内蒙古自治区钱币学会《内蒙古金融研究》钱币文集(第六辑)[C].内蒙古自治区钱币学会,2006:7.

6.盖山林：举世罕见的珍贵古代民族文物——绵延二万一千平方公里的阴山岩画[J].内蒙古社会科学,1980(02):27-39.

兰台翰墨·青城文脉 (21)

呼和浩特市档案史志馆 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合办

追寻古城遗迹，探寻青城文脉

——辽金元时的“西三州”与宁边州

唐朝灭亡后，我国进入五代十国末辽夏金多个政权割据并立的时期。其中，辽、夏、金、元是以游牧民族为主导建立的政权，实际控制着包括内蒙古地区在内的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而元朝的建立，也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370多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实现了我国历史上继秦汉、隋唐以后的第三次全国“大一统”。这一时期，大量中原人口迁入内蒙古地区，并与活跃在此的契丹、党项、女真、蒙古人等在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交流互鉴。

位于呼和浩特境内的“西三州”和宁边州见证了辽、金、元时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及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发展和繁荣的历程。

（一）“西三州” “西三州”即丰州、云内州、东胜州，初置于辽，沿用至金、元，治所均位于今呼和浩特境内。

辽有五京，分别是上京临潢府（今赤峰市境内）、东京辽阳府（今辽宁省辽阳市境内）、南京析津府（今北京市境内）、西京大同府（今山西省大同市境内）、中京大定府（今赤峰市境内）。

其中，西京道下辖德州、丰州、云内州、东胜州、宁边州等。

丰州（天德军）、金时置西南路招讨司，设天德军节度使，辖富民县（即丰州所在县城）、振武镇（今和林格尔县西北土城子），治所在今赛罕区太平庄镇白塔村西南，位于大青山前坡冲积平原上。

古城平面呈方形，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宽约900米。城内贯有东西、南北十字大街，按方位分为东、西、南、北四条大街。大街将城内分为四个坊区，按方位分别为东北坊、东南坊、西南坊和西北坊。

城中央有一大型长方形台基。城墙均由黄土夯筑，东、南、西三面城墙中部各开一门，外筑方形瓮城，城外附有马面。今城内已多辟为耕地，城垣淤埋地下，仅东、北两面城墙依稀可见。

城内地表散布有方砖、瓦当、陶片、瓷片等。1970年，城内曾出土6件瓷器，包括钧窑香炉和一对钧窑镂空高座双耳瓶以及龙泉窑缠枝莲纹瓶和一对龙泉窑缠枝牡丹纹瓶。

云内州（开远军），治所柔服县，即今托克托县古城乡古城村东北白塔古城。古城平面呈正方形，长宽约1400米。城址东南高、西北低。古城东、南墙各开一门，南门偏东有一砖筑古塔残基，残高约15米。城内采集有瓦当、方砖等。今古城城墙已残缺，城垣轮廓依稀可见。

东胜州（武兴军），所辖东胜县为州治所在地，城址即今托克托县大皇城古城，辖境约为今托克托县和林格尔县。古城位于托克托县双河镇旧城北街丁家窑村东。古城平面呈长方形。“西三州”古城遗址中，保存相对完整的是东胜州古城遗址，至今仍可见古城城墙，东、西墙各长约630米，残高7.5-8米；南墙长约470米，残高约5米；北墙长约500米，残高8米。古城东北角设有角楼，东墙正中设城门，加筑瓮城。古城东、南、北均有壕沟，推测应为护城河。

今“西三州”古城遗址均已辟为耕地，也均未正式发掘。且用一首古诗带我们领略“西三州”曾经的繁华。“山边弥弥水西流，夹路离离禾黍稠。出塞人塞动千里，去年今经两秋。晴空高显寺中塔，晓日平明城上楼。车马喧尘不到，吟鞭斜袅过丰州。”（元·刘秉忠《过丰州城》）

（二）宁边州 宁边州（镇西军），所辖宁边县为州治所在地，城址即今清水河县下城湾古城，辖境约为今清水河县。古城位于清水河县窑沟乡下城湾村西南一处台地上，地处黄河东岸。古城西沿黄河断崖而建，呈不规则长方形。四面城墙保存较好，其中东墙长约270米，残高6.5米；南墙长约150米，残高8米；西墙长约290米，最高处约1米；北墙长约250米，最高处约8米。古城东、南墙各开一门，加筑瓮城，城墙四角各设角台，城外筑有马面。除西墙邻河而建，由石板垒砌外，其余城墙、瓮城、马面及角楼均为夯土建筑。东北城墙外设有护城壕。1997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下城湾古城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有房址、台基、灰坑等建筑遗迹和陶、瓷、铜、铁、石器及建筑材料等。



日前，丰州古城博物馆开展了“回望千年 博物北疆——《乡音话丰州》”主题活动。活动中，各位专家学者参观了“融合异彩——丰州古城历史文化展”，讲解员从白塔的到来、建造艺术、结构特点等多个方面向大家介绍，让大家深刻感受到古代建筑艺术的价值，深入了解宋辽夏金元时期丰州城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

本版编辑：魏美丽 荣英 张静雯 美编：张静雯